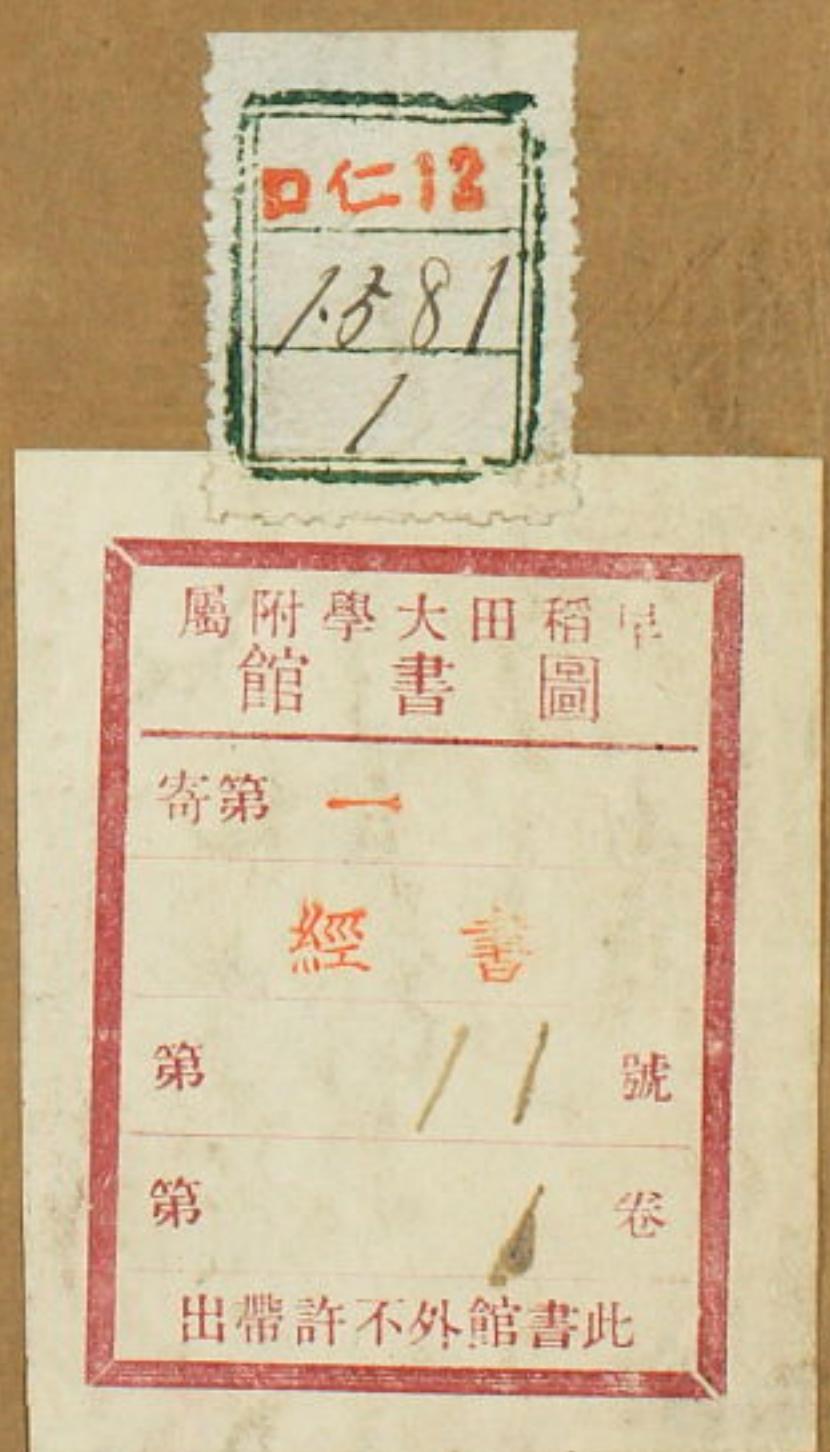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孝經集覽

上



口口  
門號  
1581  
1-2

# 北山先生輯

不諱翻刻  
千里以南

# 孝經集覽

二冊

安永四年  
乙未新鐫

奚疑塾藏

## 孝經集覽序

孝者百行之首道德之典所以人之為人  
孝為職之魁然孝之不易若瞿塘爾不知  
艷預之出沒欲布帆無恙得邪夫子為之  
狀而陳如牛如象如馬如樸之序垂後世  
名曰孝經孝經之為書語上非幽玄之不  
可及語下無可厭譬諸江海人飲各滿其  
量故自人主以下逮至儕小人遊學者必  
尊信孝經不敢舍而求佗者信有以哉逮  
茲炎漢孝經在二本一河間王所獻隸書

也一所出孔壁科斗文也學者各徇所受  
列素粲於古文置酒肉於今文夫先王之  
遺書文有今古也何啻孝經耳也哉先王  
之遺書文有今古既不啻孝經則何論佗  
經之今古者眇無聞相爭錙銖於此而數  
經匠石運斧之手拂眉益多而繩矩彌不  
定抑得無說乎孝經者六經之大本論語  
之輶輶所以格五典經綸邦廈不過推而  
擴之耳若謬爽一字風馬千里滔滔焉幾  
多岐亡厥踪跡有後世君子乘槎而窮河

源厥辜在所歸蓋先輩慎焉也慎則慎也  
然厥識不足於夫子曰信而好古尚有間  
孝經者夫子所口授子輿氏而子思子春  
之徒聞斯記諸也爾來嘗割據之艱歷秦  
火之厄僅存矣假令之出于一手勿差錯  
金木者在其間耶後儒大抵取諸厥曾臆  
斷今古之臧否故桓桓名夏魚貫不見弄  
於韓氏兒者亡幾旨哉宋景濂曰古今文  
所異者特語微有不同稽其文誼初無絕  
相遠者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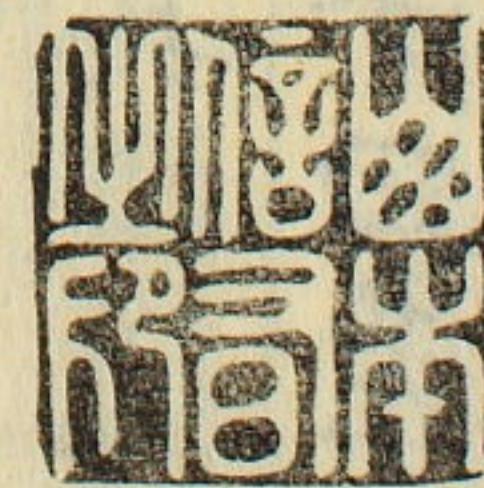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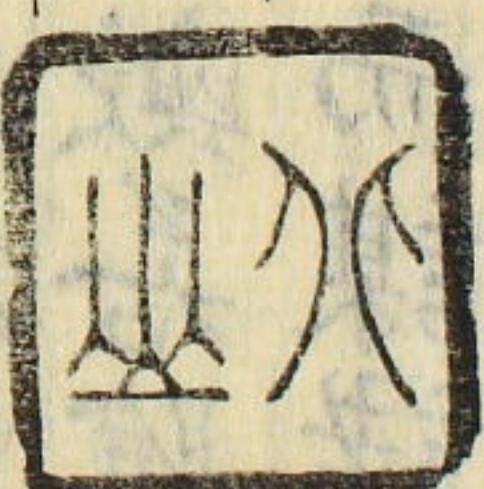
而獨斷斷然致其終終抑亦未矣故予於今古不左袒一於此見其可已而已之述所以已之意著已一篇二三諸君子看之欲刊諸塾上予笑曰古人有言俟年六十而后著書亦不晚豈著書之難也哉恐識未足神未定也信有今茲二十有三歲宜納而不出之秋也舍諸何厚額受佩觴之謗時母親在步障後聞之喚予曰噫兒過矣自知厥非也雖聖難之矧女小兒乎已自以為非歟為非則已矣不非則已不知

其非也不知其非而忌人質責之何其陋矣不知女亦將為一上梓材二難更其說而遂其非之俗儒熊歟若陰掩其非陽飾其美非吾志曰唯出而謀諸君子曰孝經固非俟註說喋喋便通者彼遙望夫子之牆於千里外而目未覩俎豆之殷是甲非乙何異於敲鼓而求迷子然註說亦勿起予者乎請茲舉諸家註解俾讀者各擇其可否奈何僉曰諾竟在此役經文輒繇古文用厥古也今文所無傍施黑圈子刊語

所刊傍施白圈子以便易見也上方標故  
事若干者聊省寒士閑市之勉耳不悉抱  
撫之養不與孝經也輯成而名以集覽也  
竊効守山侯論語集覽之例云

安永三年甲午孟冬

北山山本信有喜六



古文孝經序

古文漢書藝文志武帝末曾其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脊及禮記論諸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古文今文故也古文  
挑蹊先生曰文者文字也以俗科斗古字非今文隸故曰古文毛傳序者縮也則緒述其序使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書左遷右猶上故聚退曰漢書河間獻王德

先王之道莫大於孝。仲尼之教莫先於孝。自六經而下無非孔氏遺書。其有出孝經之右者乎？何以言之？天下無有無父母之人故也。孝經有二本。其一河間王所得十八章者謂之今文。其一魯共王壞孔壁所得竹牒科斗文二十二章者孔安國所為作傳。謂之古文。安國曰：今文十八章文字多誤。又曰：河間王所上雖多誤，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漢先帝葬詔稱其辭者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由是觀之，今文孝經之行也已久矣。古文者，雖安國爲之訓傳。

景帝之子也修  
季好古實事求  
是從民得善者  
必爲好寫與文  
留真晉故金鼎  
以招之由是四方  
道術文人不遠千里或有先  
奏獻王者故得  
祖旧書多奉旨  
魯共王名余景  
帝子  
孔氏答序至魯  
共正好治宮室  
壤孔子曰宅  
廣其居於壁中  
文虞夏商周之  
書及傳論語孝  
經皆科斗文字  
陸氏曰科斗蟲  
名蝦蟆子書形

蓋當時未之行也迨乎漢季馬季長擬作忠經十八  
章倣今文孝經也鄭康成注孝經亦其今文者也自  
是厥後今文孝經之行彌盛而古文亦興之俱行至  
唐明皇親注孝經雖兼取孔鄭二家之說然其經則  
用今文取其闕閨門章也於是古文孝經遂廢不行  
至宋邢昺依明皇御注作正義然後孝經唯御注本  
行于世鄭注遂亡古文孝經亦亡其傳文而僅存其  
經文宋人尊信孝經者莫若司馬溫公然特得古文  
經而讀之耳不覩孔傳也自二程至朱熹氏皆疑  
本經而讀之耳不覩孔傳也自二程至朱熹氏皆疑  
孝經以為後人所擬作朱子又妄改易本經篇章著

爲經一章傳十四章且刪去其本文二百餘字孔子  
後漢馬融忠經一  
卷津逮秘書在焉  
馬融字季長扶風  
人有俊才受學擊  
恂桓帝時爲南郡  
大守  
朱翼嘗窺陳留公  
曰孝經原有闡門  
一章開元間司馬  
貞爲國家諱始黜  
之而唐遂有馬嵬  
之禍王荆公謂春  
秋斷爛朝報不列  
寺官而宋遂有北  
轅之禍  
鄭康成名玄北海  
高密人從馬融受  
李二徒數百千人  
臨川較定今文考  
經宋大儒司馬溫  
公酷尊信古文朱  
子舛誤亦據古文

昔僧喬然適宋獻鄭注孝經一本於太宗司馬君實  
日本者頗多宋歐陽子嘗作詩稱逸書百篇今尚存

司馬光字君實贈

溫國公宋朝名臣

陝州人也

錢唐孫本曰宋大

儒溫公文公深篤

信古文一爲指解

一爲校定悉依古

文而邢昺輩疏說

皆同声指爲近儒

僞作然則二公反

出貞曷下哉

朱子語類孝經疑

非聖人之言且如

先王至德要道此

是說得好處然下

面不曾說得切

要處著但說得妻

夫都不如此士庶

中說孝皆親切有

味都不如此士庶

人章說得更好

只是下面都不

親切  
二程明道伊川也  
明道名影守伯淳  
伊川名頤字正叔  
其先世居中山曾  
祖而下葬河南遂  
為洛陽人  
孔子曰出述而篇  
者家有塾  
古今注塾之爲言  
熟也臣來朝君至  
門外更詳熟所應  
對之事  
吾志以下見鈞命  
訣及公羊傳序  
詳解日本清和天  
皇貞觀二年正月  
大學博士春日雄  
繼授孝經於天皇  
爾來天子初讀書

等得之大喜云今去其世七百有餘年古書之散逸  
者亦不少而孔傳古文孝經全然尚存于我  
日本豈不異哉予嘗試檢其書古人所引孔安國孝  
經傳者及明皇御注之文邢昺以為依孔傳者畢有  
特有一二字不同耳得非傳寫之互訛乎先儒多疑  
孔傳以為後人僞造者予獨以為非經曰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之始也諸家解皆以為孝子  
不得以凡人事及過失毀傷其身體孔傳乃以為刑  
傷蓋三代之刑有劓刑及宮非傷膚乎以此觀之孔  
傳尤有所當也王仲任亦嘗誦是經文而曰孝者怕

入刑辟刺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  
致也合而觀之可以見古訓焉如從諸家說則忠臣  
赴君難者不避水火兵刃節婦有斷髮截鼻者彼皆  
為不孝矣是說不通也余故曰孔傳者安國所作無  
疑也或曰尚書之文奇古難讀安國傳之其言甚簡  
孝經之文平易安國傳之乃不厭繁文何也曰傳尚  
書者為學士大夫也故不盡其說使讀者思而得之  
傳孝經者為凡人也故丁寧其言以告諭之此其所  
以不同也嗚呼夫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先自天子  
至庶人所不可以一日廢也夫孝不可以一日廢則

多用孝經  
浮屠佛也  
宋史曰本國者倭  
奴國也自以共國  
近日所出故以日  
本爲名或云惡其

曰名政之  
歐陽脩觀子字永  
叔仁宗時爲諫官  
論事切直致仕号  
六一居士卒贈充

國公謚文忠  
聽雨紀談或謂日  
本国真本尚書  
乃徐福入海時所  
著予初未之信  
也後觀歐陽公日  
本刀詩有云徐生  
行時書未焚逸昏  
百篇今尚存令嚴  
不許傳中國奉世  
無人識古文先王  
大典藏夷貊蒼波

孝經亦不可以一日廢也夫自朱氏之學行而孝經  
父廢于世純常慨焉幸孔壁古文孝經并興安國之  
傳存于我

日本者寧不知珍而寶之哉惟是經國人相傳之义  
不知歷幾人書寫是以文字訛謬魚魯不辨純既以  
數本校讐且旁及他書所引若釋氏所稱述苟有足  
徵者莫不參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經文與宋人  
所謂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後彼改此蓋相承之  
數本校讐且旁及他書所引若釋氏所稱述苟有足  
徵者莫不參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經文與宋人  
所承之

異未必宋本之是而我本之非也傳中間有不成語  
雖疑其有誤然諸本皆同無所取正故姑傳疑以俟  
君 子 今 文 唐 蘆 元 朗 尋 音 之 古 文 則 否 今 因 依 陸 氏  
音 例 並 音 經 傳 庚 乎 令 讀 者 不 誤 其 音 美 書 成 而 欲  
刺 之 家 塹 則 淺 田 思 孝 出 其 素 裝 以 助 費 遂 趣 命 工  
從 事 予 未 能 為 吾 家 孝 子 且 為 孔 氏 忠 臣 云 爾

日本享保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壬午

大宰純謹序

浩蕩無通津則外  
國真有全本改陽  
之言未必无據  
文献通考宋雍熙  
元年日本僧裔  
然与其徒五六人  
浮海而至軒銅器  
十余裔然自言姓  
藤原氏父爲真連  
也其国多中国典  
籍裔然之來復得  
孝經一卷越王新  
義第十五卷皆

金縷紅羅襯水晶  
爲軸孝經卽鄭氏註者越王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  
古等撰也○大宗諱吳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初封晋王承太祖以昭憲太后顧命舍子而立  
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王仲任名克會稽上虞人家貧无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  
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諸流百廈著論衡八十五篇以下文見論衡四諱篇○魏志注曹爽  
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斬  
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悉死令女  
叔父上書与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尤遺類冀其意阻  
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文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

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与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奉家驚惶徃視之莫不酸  
鼻○論衡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  
爲矣○初李記書者按叔名言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  
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乞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孝者百行之本出  
鄭注論語○魚魯相似而易謬故取爲喻○冬裘夏葛故裘葛猶曰冬夏○淺田思孝東  
都柳原人以允金爲業○有底曰囊无底曰橐○大宰純字德夫信州人本姓平手終身  
爲處士傳出

紫芝園稿

序終

古文孝經序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夫  
子十一世孫也少  
學詩子申公受尚  
書子伏生唐時從  
祀宋封曲阜伯  
滂水盛兒  
六合天地四方也  
從征記闕里背邾  
面泗洙泗共水名  
史記孔子以詩召  
禮樂教弟子蓋三  
千焉身通六藝者  
七十有二人  
關里誌復聖顏子  
魯人名回字子淵  
邾國之後也武王  
克商封陸終之裔  
曹挾于邾其後爲  
夷甫顏有功於周  
分封小邾爲魯附  
庸子孫因以父字  
爲氏世二仕魯爲  
卿士自夷甫傳至

孝經者何也孝者人之高行經常也自有天地人民  
以來而孝道著矣上有明王則大化滂流充塞六合  
若其無也則斯道滅息當吾先君孔子之世周失其  
柄諸侯力爭道德既隱禮誼又廢至乃臣弒其君子  
弒其父亂逆無紀莫之能正是以夫子每於間居而  
歎述古之孝道也夫子敷先王之教於魯之洙泗門  
徒三千而達者七十有二也貫首弟子顏回閔予騫

冉伯牛仲弓性也至孝之自然皆不待諭而寤者也

亡繇娶齊姜氏生  
顏子少孔子三十  
歲天資明睿聞一  
知十甫成童卽從  
遊于孔門孔子曰  
自吾有向而門人  
日益親  
閔子騫名損魯人  
冉伯牛名耕魯人  
仲弓名雍伯牛宗  
族僉以德行称亞  
述而篇子曰不憤  
不啓不悱不發  
圖解憤是心不安  
於不知發憤未知  
理知猶未明在口  
通之能是將知此  
啟是因其意不能  
得破發是因其詞  
不能達而達之  
曾參字子輿魯南

其餘則悱悱憤憤若存若亡唯曾參躬行匹夫之孝  
而未達天子諸侯以下揚名顯親之事因侍坐而詰  
問焉故夫子告其誼於是曾子喟然知孝之爲大也  
遂集而錄之名曰孝經與五經並行於世逮乎六國  
學校衰廢及秦始皇焚書坑儒孝經由是絕而不傳  
也至漢興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凡十八章文  
字多誤博士頗以教授後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  
於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  
尺有二寸字蚪斗形魯三老子惠抱詣京師獻之  
天子天子使金馬門待詔學士與博士羣儒從隸字

武城人鄆國之後  
也禹孫少康封次  
于曲烈子鄆高魯  
襄公時邾人莒人  
滅鄫二世子巫奔  
魯去邑而爲曾氏  
其孫點生參二年  
十六孔子在楚點  
命參之楚受李焉  
天性至孝李隨事  
精察故獨聞孝經  
阜絕諸子  
秦始皇帝陽翟呂  
不韋子也莊襄王  
曾質於趙見呂不  
韋孕姬悅而取之  
生始皇於邯鄲名  
政姓趙年十三立  
爲王天資英武併  
吞六國始政封建  
爲郡縣  
史記李斯曰五帝  
不相復三代不相  
理非其相

寫之還子惠一通以一通賜所幸侍中霍光先甚好  
之言爲口實時王公貴人咸神祕焉比於禁方天下  
競欲求學莫能得者每使者至魯輒以人事請索或  
好事者募以錢帛用相問遺魯吏有至帝都者無不  
齎持以爲行路之資故古文孝經初出於孔氏而今  
文十八章諸儒各任意巧說分爲數家之誼淺學者  
以當六經其大車載不勝反云孔氏無古文孝經欲  
爲之訓傳悉載本文萬有餘言朱以發經墨以起傳  
曇時人度其爲說誣亦甚矣吾愍其如此發憤精思  
庶後學者覩正誼之有在也今中祕書皆以魯三老

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士，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二工士，則多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百姓。当家則力農，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自害今飾虛言呂后實人善可所私，季以非上所建立，今皇帝并天下別黑白，是二人聞令下，則各以可奉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望。呂后為名，異取呂后為高率羣下，呂后謬

所獻古文爲正河間王所上雖多誤，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漢先帝發詔稱其辭者，皆言傳曰：其寶今文孝經也。昔吾遠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誼時學士會云出叔孫氏之門，自道知孝經有師法，其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爲天子用樂，省萬邦之風，以知其盛衰，衰則移之以貞盛之教。淫則移之以貞固之風，皆以樂聲知之。知則移之，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又師曠云：吾驟歌南風，多死聲，楚必無功。卽其類也。且曰庶民之愚，安能識音？而可以樂移之乎？當時衆人僉以爲善。吾嫌其說迂，然無以難之後推尋。

如此，弗禁則主勢降，平上黨，與成平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故偶語詩書，弃市。日古非王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妄者，醫藥卜筮，梓樹之書，若欲有，專以吏爲師制。曰：可通鑑，侯生、盧生相上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二二傳相告引，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人，余皆誅。咸陽始皇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

黃老之彈嬰兒起舞，庶民之愚，愈於胡馬與嬰兒也。何爲不可以樂化之？經又云：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君，則臣說。臣說而說者，以爲各自敬其爲君父之道。臣子乃說也。余謂不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

子今上皆重法繩  
之臣恐天下不安  
始皇不可

建元漢武年號古  
无年號蓋興始于  
此○三老詳于下○金馬門有銅馬而摸貢馬於此郡縣貢士待詔此門○侍中侍衛居中○霍

光字子孟出入宮

闈二十余年上察可屬社稷蚤周公負成王圖

甘露中圖形麒麟閣居第

叔孫氏乃叔孫通族也○漢先帝詔子國呂前無見○師曠云見左氏傳襄十八年○子遊爲

武城宰出雍也篇○傳云晉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軍平夫樂云云○又曰出毛詩大

序○茄卷芦葉而  
吹之胡國樂器也

子不可以忿之邪此說不通矣吾爲傳皆弗之從焉也

使可以忿之邪此說不通矣吾爲傳皆弗之從焉也

### 孝經序

玄宗皇帝

玄宗唐第六帝也  
諱隆基睿宗之子  
以撥宮聞之亂爲  
太子延和元年卽  
位時年三十三在  
位四十五年壽七  
十八崩謚孝皇帝廟  
号玄宗開元十年  
製經序并注  
朕者我也古者尊  
卑皆稱之秦始皇  
二十六年始定爲  
天子之称  
正義詩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  
家語孔子謂子路  
曰夫江始於岷山  
其源可以溫觴至  
江津也不舫舟不  
避風雨不可以步  
五傳者宋漢書藝  
文志云左氏傳三  
十卷左丘明魯太

### 序畢

史也公羊傳十一  
卷公羊子齊人名  
高受經於子夏數  
梁傳十一卷名赤  
糜信云与秦孝公  
同時十錄云名倣  
字元始風俗通子  
夏門人鄒氏傳十  
一卷漢谷云王吉  
書鄒夾二傳王莽  
傳十一卷有錄无  
書鄒夾二傳王莽  
傳十一卷有錄无  
書鄒夾二傳王莽  
時亡失耳  
四詩者毛詩自夫  
子授卜商傳至大  
毛公名亨大毛公  
授毛萇趙人爲河  
間獻玉博士先有  
子夏詩傳萇各置  
其篇至鄭玄爲集  
韓詩漢文帝時傳  
士燕人韓嬰所傳  
武帝時與董仲舒

乘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  
者皆糠粃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閑五傳國風雅頌分  
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躋駁尤  
升堂者必自閑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  
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  
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  
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理或當何必求人今  
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

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  
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  
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至晉無人傳  
習是曰韓詩齊詩  
漢景帝時博士清  
河大傳輶固生所  
傳序齊詩傳夏侯  
始昌二授后蒼輩  
門人尤盛後漢陳  
元方亦傳之至西  
晉孔是曰齊詩魯  
詩漢武帝時魯人  
申公所述以經爲訓詁教之無傳疑者則闕号爲魯詩  
○百家十室者名序不指  
摘不可強言蓋謂皇侃義疏梁武講疏魏真先訓註劉焯疏后蒼張禹鄭玄王肅之徒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辟晉文帝諱改名曜仕吳至中谷僕射侍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  
○王肅字子雍王朗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兼大常○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仕吳以儒學聞  
○劉惔字光伯河間景城人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无遺仕隋歷太子博十罷  
仕魏賜爵閔內侯○劉惔字光伯河間景城人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无遺仕隋歷太子博十罷  
歸河間賊中餓死○劉惔字光伯河間景城人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无遺仕隋歷太子博十罷  
湘吳郡吳人也少學博覽无不和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荀爽所學爲非鄭玄  
所註請文藏秘書王儉違其議○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惔陸澄也○考工記玉人職云琰圭九  
寸而繅以象德註云琰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琰圭以致命焉繅藉也又云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註云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彖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  
乏孰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

## 孝經註疏序

宋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較定註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與旨微言已備解乎註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魚下疏  
袋字  
通典曰漢竈嬰爲朝請賣太后憎嬰門籍不得入朝請此其始也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奉朝請本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隋開皇中罷奉朝請置朝請大夫爲散官○官高位卑者先書位注字○國子監晉初立國子學改大學爲國子學始置祭酒唐高祖作國子監釋奠先師後漢有博士祭酒官古者指其席長上人曰祭酒索隱曰食必祭先飲酒又祭先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其祭耳○事物紀原隋置上柱國柱國以酬勳勞實不理事故唐以爲勳官○魚袋三代以帛裹謂之等袋魏易之爲龜唐高祖給隋身魚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其飾銀故名魚天后改烏龜後復曰魚

## 孝經集覽卷之上

漢

孔安國

傳

唐

玄宗皇帝

御註

宋

邢昺

疏

日本

朱熹

刊誤

開宗明詔

山本信有

輯

邢疏

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章者明也謂分折科段使章明說文樂

詞闡爲一章章字从音从十謂從一至十數之終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

樂一成日闔  
風十五國風雅大  
小雅

乙 劉子政校經籍方較古文二本孝經取十八章

凡名有五品左傳桓六年申繻對祖公語

仲尼首上出史記

孔子世家

人物考孔子之母禱尼丘山因生焉故名丘字仲尼尼丘山在泗水縣五十里出括地志兄伯尼祖庭廣記陳大夫叔梁紹初娶施氏有九女而无男妾生孟皮字伯皮有足疾家語

者爲正而名列章名荀爽解猶然鄭康成注孝經也始錄章名則可觀章名孔氏所无而後人杜撰不可疑刊誤集說皆刊而不錄豈不阜識哉今復從之若唐諸儒會議連狀題其章名妄而不知也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民用和睦上下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乎

反亡音無女音辟音避

傳仲尼者孔子字也凡名有五品有信有誼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名爲誼以類名爲象

傳

仲尼者孔子弟子侍坐承事左右問道名參其父曾點亦孔子弟子侍坐承事左右問道

同史記丘藏字哲弟子解難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不善焉道者扶持萬物出管子

是以已下十字難

爲句

伯尼閒居者靜而思道也曾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參其父曾點亦孔子弟子侍坐承事左右問道訓他子孔子也師一而已故不稱姓先王先聖王也至德孝德也孝生於敬敬者寡而說者衆故謂之要道也訓教也道者扶持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施於人則變化其行而之正理故道在身

則言自順而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與人自信應物自理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下服是以總而言之一謂要道別而名之則謂之是小取焉小得福大取焉大得福天下行之而天下服是

作兩

離席仲尼孔子字居謂間居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

一本和  
睦下在無  
怨字

公羊闕里誌公羊  
高周末齊人受春  
秋子卜子夏傳其  
子平

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參  
會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荅敏達也言參不達  
何足知此至要之義

正義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  
孝繼未舉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魯參之孝  
先有晝名乃假因間居爲之陳說自標己字稱仲  
尼居呼參爲子稱會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  
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子者孔子自謂  
案公羊傳云子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爲子故夫  
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  
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  
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  
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聞夫子之說  
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  
先王至德

要道之言

九德者所得於我也不可認爲寧馨物周禮稱六  
德曰知仁聖義忠和中庸舉達德曰知仁勇論語

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中又曰大德不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如先儒道藝得於身天理得於心謂  
之德其言也奇其說也辯然奈非先王之法言何  
道亦不一曲倫各異也辟諸行蝦者東去之韓者  
西征樊然世儒勝說古豈在焉乎孝也乃子道而  
所得於我凡有行業噶矢于斯故曰至德要道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復坐吾語女夫

扶絲音由今文作由

坐才臥反語魚據反

傳孝道者乃立德之本基也教化所從生也德者  
得也天地之道得則日月星辰不失其敘寒燠雷  
雨不失其節人主之化得則羣臣同其誼百官守  
其職萬姓說其惠來世誦其治父母之恩得則子

辰次也天有十二  
次謂日月所次

教從孝祭義曾子  
云衆之本教曰孝

孫和順長幼相承親戚歡娛姻族敦睦道之美莫精於德也將開大道欲其審聽故令還復本坐而後語之夫辟席答對弟子執恭告令還坐師之恩恕也

御註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言  
教從孝而生曾參起對故使復坐疏義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爲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二爲中之本也云教之所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謂女也

下道字衍

乙子國以爲孝道立德之本也孝或屬行或屬德不可偏命道德矧立字下得而不穩若大上立德自別也本如物有本末之本根芟條故相持而然然斷爲兩豈不誤乎習性必在美惡故教臣德教

所以化俗也修道謂之教所下於三事謂之教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庠校之設三老之建孝爲先刑罰之具五刑之屬三千辜莫大於不孝以君子約變士賴革面唐虞之際渺茫四海無爲而理童譯九夷垂拱而來服豈有狡猾術數其道孝弟而已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亡念爾祖聿脩其德夫音

東脩晉書儒林傳  
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東脩立德  
闕本其所由也人生稟父母之血氣情性相通分形異體能自保全而無刑傷則其所以爲孝之始者也是以君子之道謙約自持居上不驕處下不亂推敵能讓在衆不爭故遠於咎悔而无凶禍之

鹽鐵論桑弘羊曰  
臣結髮束脩得宿  
衛皆謂束帶修飾

禮內則世子生三  
日卜士負之射人

以乘弧蓬矢射天  
地四方示其有事

鄭玄曰乘弧蓬矢  
本大吉也天地四

方君子所有事賈

達曰乘木中之衆

蓬中亂取其長

大統衆而理亂

這裏文字間晃曲

禮管子度諸侯

七十老致仕縣以下

車公羊傳註禮七

十縣車致仕疏按

日在縣輿一日之

遊焉也立身者立身於

六藝之場蹈于无

過之地軌二日競風夜匪

解行其孝聲譽宣聞父母尊顯於當時子孫光榮

於无窮此則孝之終竟也言孝行之非一以事親

言之其爲孝也非徒不毀傷父母之遺體而已故

略於上而詳於此互相備矣禮男初生則使人執

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其有事是故自生至三十

則以事父母接兄弟和親戚睦宗族敬長老信

朋友爲始也四十以往所謂中也仕服官政行其

典誼奉法无貳事君之道也七十老致仕縣其所

在之車置諸廟永使子孫鑒而則焉立身之終其

要然也大雅者美文王之德也无念念也聿述也

言當念其先祖而達中脩其德也斷章取誦上下相

成所以終始孝道不以敢解倦者以爲人子孫懼

不克昌前烈負累其先祖也

御註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言

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

以不毀爲先揚名爲後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

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詩大

雅也无念念也聿迷也厥其也義取恒念先祖述中脩

暮人年七十亦一  
世之暮而致其政  
事於君故曰縣輿  
致仕也

詩鄘風君子偕老  
鬚黑也

其德也

疏身謂躬也體爲四肢也髮謂髮毛膚謂皮膚禮  
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鬚髮如雲此則身  
體髮膚之謂也言爲人子者常須戒慎戰二競二  
恐致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言孝行非唯不毀而  
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于後代以光榮其父母  
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  
爲立身也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后能行其道  
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  
身未示其跡其跡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也中者在  
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夫  
子敘述立身行道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  
之詩以結之言凡爲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常  
述脩其功德也

刊譜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  
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  
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  
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  
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  
已及此又竊自幸有幸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

萬姓統譜胡宏字  
仁仲幼事楊時候  
仲良而卒傳其父  
之季優游衡山下  
二十余年文字者稱  
爲五峯先生

侍郎後漢書百官

之罪也因欲而掇下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上別爲外傳顧未敢耳

志侍郎三十六人  
四百石本注一曹  
有六人主作文各

起印  
統譜程迥字可久  
初從寧陵之沙隨

靖康之亂東徙於

餘姚孤貧漂泊年

二十餘始讀書授

經學於崑山王

文黃氏曰抄人壽

以百歲爲正形以

一夫爲正故名男子爲夫夫尊翁嫗

爲夫人

朱子節要汪尚書

名應辰字聖錫王

山人進士第一謚

文定曾爲端明殿

學士故亦稱汪端

明先生推爲當時  
善類之宗主

多於子國仲任也可謂无誓哉若謂忠臣赴君難  
者不避水火兵刃節婦有斷髮截鼻者彼皆爲不  
孝矣固哉謂諸膠柱而鼓瑟刻船而探劍天下有  
道父母共存兄弟无事則以全歸弗傷爲孝是經  
也天下無道國亂屢滑見危致命毀身全節是權  
也設如傳說正士被奴忠臣受戮孝婦懷冤亦爲  
不孝邪純也不知彝倫大本職之由所謂難共與  
適道者也彼曾子而可以與權曾子曰身也者父  
母之遺體也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  
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

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於親不敢敬乎呂立身非官遂爵達之謂如中立而不倚三十而立之立所謂所遇各達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爭艷不能蕩不見陷於不義不見惑於異端亭焉嶷焉克己復禮於是曰幸哉有子矣亦曰在此母而生此子爲我優善顯父母之美故孝終身之業父母就木當復足爲孝將爲善思貽父母之令名必果將爲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嚮道而行忘身之老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而不知年數之不足夙夜乾乾死而后已之斯謂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惡烏路反傳謂內愛己親而外不惡於人也夫兼愛無遺是謂君心上以順教則萬民同風且暮利之則從事勝任也謂內敬其親而外不慢於人所以爲至德也其至德以初天下而長幼之節肅焉尊卑之序辨焉是故不遺老忘親則九族無怨爵授有德則大臣興謹與有勞則士死其制任官以能則民從母子妻父母杜註九族外祖父姑子姊妹子女

事物紀原說文曰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帝王世紀神農氏之母有嫗氏名女登則帝王之称天子自炎帝始也

按爾是九族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孫曾孫玄孫左氏傳杜註九族外祖父母從母子妻父母姑子姊妹子女

非己之同族皆外  
親有服而異族者

也  
戴尚從管子作

上功刑當其罪則治無詭帥士以民之所載則上  
下和舉治先民之所急則衆不亂常行斯道也故  
國有紀綱而民知所以終始之也

御謹

博愛也廣敬也

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  
敬也不取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  
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若其親也親謂其  
父母也

乙蓋此古語夫子方語天子之孝故瞽古而徵之  
輒非法言不敢言也夫惟人主之行當若天之无  
私天怒可怒何敢惡有烈風苦雨交至霹靂峯崩  
浩水襄陵孽孽竝見妖孽踵興所以怒於人主无  
道然悛則已矣怒之而戒之切如慈父教子陽撻  
陰撫声喝意煦或威或風諄二懇二莫不盡耳及

無悛不得已而后逐之明主得斯天心以爲己心  
故可怒則怒焉可親則親焉何敢惡焉何敢好焉  
湯武征伐唐虞四罪豈在意其間哉幸辟在彼政  
刑在我姦軌允律則以處刑在不得已佗蠹尔還  
可憫何惡之有傳曰怒其犯而不惡其人人主苟  
有好惡則謔謔面諭追氣尋臭影從響應而後鄭  
聲縣之在矣傾國巷之在矣於是譁譁莫聞忠良  
目遠酒池肉林割烹射帝无不爲也豈不謹邪若  
士不然若士而侷於人主不敢惡於人齷齪一原  
人耳何則刑柄有上不有我雖看知國夏蠱賊当

死奸猶如秦叟遇楚嫗不克惡之好言令色依違  
容世奈招詒調於大方英雄何貴而下賤謂之尊  
賢賢才國廈之命脉故經濟以人才之興廢必于  
教李妍蚩以在爲之君憂世之臣俾鄉黨術閭庠  
序擲比子弟能自知辨數面方則必遊校宮其垂  
教者曰先生受業者曰弟子乃比父兄而明在三  
之義行則陪之坐則侍之動則默而識言則書于  
紳朝益莫習小心翼翼此不懶各就其友相如  
相磋親如父子交如同胞遙声不納于耳美魚不  
留于目省逸游遠非類才難從古雖爾唐虞之際  
於斯盛矣豈不職之由後世所以之元凱亦李不  
得其汰之弊再今也文明日昇固須俊乂不遺朝  
野然學術尚未得無弃無用而自安於書生之業  
汗中僅剋一二額日雲時相會少正夫子塾上甘  
誇鶴參伍難解不知先天下之憂而憂之曰師曰  
弟子羣則烏集去則路人矣志於崇師時候起  
居耳假令師當爲師之器未曰如之何如之何雖  
夫子親炙之不能如之何不會李阿屠物讀答什  
麼終身獨學逸居歷載不得一益者間在焉可勝  
大息乎哉夫李也小而修身誠意大則入相出將

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无幾也

七

或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地海也○周禮取夫注四海猶四方也

置天下於泰山之安復風俗於三代之隆挫叛黨於未發之前折衝外寇於萬里之遐設曰才俾之然豈勿李術左右乎故曰李也育賢才地賢才國夏命脉非徒不養之耳而慢之神鬼爲不祉宗廟亦不血食可企踵俟是所以敬親者不慢於人也愛敬盡於事親然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傳刑法也百姓破其德四海法其教故身者正德之本也治者耳目之謂也立身而民化德正而官辨安危在本治亂在身故孝者至德要道也有其人則通无其人則塞也蓋者称辜較之辭也

其大綱則綱目必舉天子之孝道不出此據也呂

刑尚書篇名也呂者國名四歲之後也爲諸侯相

書經正義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宮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

孔氏曰孔安國云

呂侯後爲南侯故

詩及礼記作南尚

胥與外傳作呂見

詩經大全

朱氏曰南侯未知

其國所在同上

通鑑集要穆王

名滿昭王子在位五十五年

尚晉疏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札

御注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疏言天子豈唯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多敬而已亦当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蠻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称子曰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无二夫子述天子之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无二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尚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

職金掌受士之  
金罰貨罰入子  
司兵則周亦有  
贖刑而遠訓夏  
之贖刑者周禮惟  
言士之金罰人似  
不得贖罪縱使示  
得贖罪贖必異於  
夏法以夏刑爲錄  
故祖而用之罪寓  
則刑之疑則贖之

諸侯今  
不取也

四夷蛮夷狄戎  
夏法以夏刑爲錄  
故祖而用之罪寓  
則刑之疑則贖之

子曰居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傳高者必以下爲基故居上位不驕莫不好利而  
惡害其能與百姓同利者則萬民持之是以雖處  
高猶不危也有制有節謹其法度是守足之道也  
其知守其足則雖滿而不盈溢矣

御註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  
驕則免危也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  
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

疏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

出車馬謂之賦  
貢穀采謂之稅

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  
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  
限慎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  
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  
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  
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宣戒之  
也

乙蓋復古語也矣由來失國履者多端于色于  
貨于酒于矛于暴然一箇驕未必不因循驕夸  
一萌則積善盛德爲盡粟能耳而後九族不親而  
大臣不悅大臣不悅而丘民畔凡君以民爲天  
天畔之不危者末之有故先王子恤庶民畏天  
命畏聖言戰戰兢々惜才墮不娛逸干政刑下

禮樂罷効努刀夙夜不解有<sub>下</sub>与天地悠久之安矣若射准於後園曰朕在位日離天將累某之極在土崩之勢也矣政不足與誅人不足與非唯大人爲正於君心之非何則君意不歸正而弗判涇渭則爲之艾一傾國一傾國復生弗一培克一培克復進汎平暴政襄平仕軌之去之徐陸續連綿接武給踵蚊蟲蜂起嗚呼丹墓突奧之地人心惟危甚千幕燕一步尤則忽然陷大澤豈雖造次瞬息可忽乎而非意一旦難正熟游術中而世与我<sub>下</sub>不相知其復正邪自如似

疇苦邪與否邪所謂无爲而爲之自然而然者也以厥一旦難正先王立諸節制令庸主不得自恣妃嬪進御以次不<sub>下</sub>諸厭貴不得当夕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各有其數所以豫節於內寵也而尚或后宮萬數良寢不定取諸民戶充掖庭矣中官必用奄人所以錮制內權也奄人所常賤輕軀亦已絕望於人間而無可傳榮於胤嗣之恩夫中官易狀易昵狀者言聽昵者謨用故內官一握權固称謹慎庸人故體自漏泄瑣瑣姻亞則膾仕而外朝正臣拂

地蒙禍以作常所賤惡之人及軀亦絕望於苗  
裔者爲中官所慮豈不遠乎後世宦官列藩屏  
立大樹南省抗威北省竟至義子嗣職令人主  
甲不讀書親儒先王之制非不至追真人主得之  
然耳正諸樂遠鄭声所以節淫也无事不殺牛  
名邪則蒿不敢餐所以節口也勤則克史記之  
言則右史記之所以節言行也冕旒蔽日鞋纊  
塞耳所以節聰明也食寢服疎所以節身也土  
階三尺茅茨不翦所以節居也却竒觀珍玩所  
以制逸也五等殊章軒路品飾所以制尊卑也  
入則傳保典待其尤右出則疑丞並其前後縱  
高攀春柳且有正色敢言挫其幾者若斯始猶懷  
晨風曰人而辱朕必斬煜浹日久非意澌泮  
曰堯舜之心爲心今朕之娛呂朕之心爲心故  
多因幸於是五風十雨米粟斗三錢麟鳳在囿  
龜龍在沼而曝背擊壤將何帝力何有于我乎  
度法也人主自在人主之度人臣自在人臣之  
度至尊暫舍克事縣官盡其敬文隣國盡其信  
接大臣盡其禮精辨賢否覈審曲直不眩異端  
不惑邪說弄臣不縱文謁不行鄙莫遺賢朝

莫素餐也。世禄而弗世官，凡百爾人各專其職。  
不貳其業。呂天物不自存，故不賞無功，不罰無  
因。子愛黎庶，徹貢適宜，賦徭不煩，產定生遂，民  
有恒心。入孝出弟，路弗拾遺，夜不關戶，市不戎  
彞。班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畔耦遊畔士大夫讓  
階四方，則焉府庫緝貫之污矣，倉廩紅瘠之生  
矣，可謂盈也。守之呂儉處之以謙，竟不溢象之  
以宥坐之器，謂諸此公侯之度。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

侯之孝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智反離力

前漢書郊祀志  
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爲社，天下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死爲稷，祀社稷，從來尚矣。

詩朱傳大夫以王

惑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

高者必以下爲基，故居上位不驕，莫不好利而惡害，其能與百姓同利者，則萬民持之。是以雖處高，猶不危也。有制有節，謹其法度，是守足之道也。其知守其足，則雖滿而不盈，溢矣。皆自然而然也。先王疾高者必有下之，自多者必有損之。故古之聖賢，不驕天道，虧盈不驕，不溢用能，長守富貴也。是故自上其高，以求下人，不溢其滿，以謙受人，所以自終也。有其德，斯其爵矣。有其爵，斯其社稷矣。居身於德處，尊於爵據，有社稷行其政令，則人民和輯，四境以寧，諸侯之孝道，其法如此也。詩小雅小旻之章，自危懼之詩也。行孝亦然，故取喻焉。臨深淵，恐墜，履薄冰，恐陷。言常不敢自康也。夫能自危者，則能安其位者也。憂其亡者，則能保其存者也。懼其亂者，則能有其治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其御其身，則常爲社稷之主，而人和平也。戰戰恐懼，則常在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參之言富貴，常在。

三礼義疏鄭氏康  
成曰府治藏史掌  
書者凡府史皆其  
官長所自辟除  
賈疏宰夫八職五  
曰府掌官契以治  
藏六曰史掌官書  
以贊治

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常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爲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卽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祭其先祖也夫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緒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

乙 是廼夫子語誼如前章

信有

常聞理國不以礼

則申韓商鞅之道也故經濟呂禮爲本礼一弛則上下亂上下乱而叛寇作叛寇作干彼臣子于斯有弑其君父者可不慎乎叔孫通何知所謂先王之礼者然一施綿蕘漢高始知天子之尊矧假令得其人而行其時三五爲六四亦不可知也然礼之用呂和爲貴礼過和則離離諍諍畔畔之極婦姑勃礎兄弟闔牆而天倫廢矣况州里鄉黨相和鬪者可勝數乎謂諸國非其國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雖有智者難爲畫唐虞之化先王呂所以其然制禮作樂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節長幼詳上下省其容貌內矯其曲翬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外禦其侮五声律呂以節八風養性情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一契濶

和殊類傳曰發而中節謂之和豈得不爲禮樂乎  
禮樂固雖登於聖作董子所謂大原出于天者也  
故欲禮樂昌和民人必先順天敬命孟子曰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天道福善禍淫維影響無曰高二  
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天曰且及爾游衍莫謂入不識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鬼神常窺厥室天已知神已知何必得  
欺闇昧廢禮欺与不欺亦一大鑽鑰上也不欺先  
聖中也不欺嘗所誦讀之墳典下也不欺自己神  
居不欺其親仕不欺其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行  
而无慚其影坐而无慚其席居則无慚屋漏寢則  
无慚裯蓐幽而无愧神祇若斯而須長守富貴保

杜謬

卿大夫章第四

疏次諸侯之貴者卽卿大夫焉

文云卿章也白鹿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太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上大夫卿也典命王之卿六命大夫四命則卿与大夫異也今連言者卽其行同也

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  
亡擇言身亡擇行言滿天下亡口過行滿天下亡恣  
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宗廟卿大夫

無  
字拿  
位而五  
保其祿

古今注廟者貌也  
所以易易先人之  
狀貌也

尚書子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山  
竜花蟲作會宗廟  
藻火粉采黼黻繡  
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故明

之孝也

今文無子曰德行擇行行滿之行下孟反亡

音無惡回音烏路反乙音如字

之孝也

下為失位是以君子動不違法舉不越制所以成  
其德也法言謂孝弟忠信仁誼禮典也此八者不  
易之言也非此則不說也故能參德於天地公平  
而私賢不肖莫不用是先王之所以合于道也脩  
德於身行之於人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其  
志勤以行其典誼中能應外施必先當是以安  
而下化之也必合典法然後乃言必合道誼然後  
乃行也无定之士明王不禮无度之言明王不許  
也尤所宜慎故申覆之法服有制是以不重也言  
所可行所可行故言行皆善无可棄擇者焉若  
夫儉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則先王所  
不言所不行也聖人詳慎與世趨避發言必顧其  
累將行必慮其難故出言而天下說之所行而天  
下樂之言不逆民行不悖事則人悉其不復言悉  
其不復行若言之不可復者其事不信也行之不  
可再者其行暴賊也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而暴

它兆以丁必有脫  
誤不可強解

正義孔卿大夫立  
三廟者誼見末章

周札春官大宗伯  
以會作六摯以等  
諸臣孤執皮帛御  
執羔大夫執雁鹿  
人執鷩工商執鷄  
注摯之爲言至也  
所執以自致也

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无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声譽爲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无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旧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于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

乙 斷句於不敢行而爲古語呂已降爲夫子語蓋先王設制也仰象諸兩儀俯錯諸人情懇切感懶忽釐莫不到故爲後王者一循其成法而熟商时宜在損益之耳若不師古無稽之言惟聽弗詢之謀惟庸妄加我意於其上喪國之主莫世而無之或學不純讀書不熟名師古不協稽古之寶志在復古而意在濟世却塗炭蒼生致宇內擾擾易譁所謂差毫釐謬呂千里也豈可不慎乎如彼設閑嘗察異言異服者而已異服者無法撩風輕制清俗何謂正服有司存矣異言者非聖誣賢唐論橫議張世惑聞好惡任私焉不得而禁何謂法言非禮勿言忠當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之忠讀過惡舊音去聲今讀如字凡孝經幅隕无不涉交干腔子上未嘗與塞外之事矧上面映亡口過之文來萬無斯去声之理熟讀書者果知吾說之不妄夫縣官有魏闕之令而禁非道之行盡矣然猶或踰

卷之二

東廈之牆接其處子或日攘其隣鷄棄掠放羊或殺越人于貨禦國門之外或酌酌酒酬于五木于章臺沒其生產延爲國討不可道故刑罰之匡鉞之用朝遠夕相比如魚鱗而拋不已無季化焉也是以四十服宦政俟不惑也而後爲大夫者必莫非行上莫非行太夫則下必有甚于此之士而危言危行滿朝溢鄙會當氏君御宇言出于曰知禡羅于身未嘗知而不言或諷諫或面折斷膝一屈斯議一順雖富貴須唾手而立撝不爲不可爲縱忤旨入黨籍觸當路得狂名取調於迂遠彼罰於貶謫不默而容一旦得明主之遭遇則端委廟堂而海波不揚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微塞肅然異族不敢牧畜於邊頭者或仕隱側陋声搖宇內名不聞權門貴戚蒼生翕然以其出處十盛衰者豈尽上智也矣乎以上好李化焉下好學被化焉將非道不行者螢雪之功可廢耶子曰言顧行行顧言故言之必可行之行之必可言之夫不爲丈夫則已矣苟爲大夫當磊々落々若水鏡不知則必以爲不知不免則必以爲不克銖銖不僞飾不爾碌々兒女輩固不入倫然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

非而博煩非而澤疑衆惑世声譽被仰一世者勤  
則公然大言自欺云經濟云仁義云忠孝云誠意  
不知自省身克行忠孝心克體仁義器能任經濟  
果能真實无妄也矣哉恐言行不啻雲泥縣闊傳  
所謂人之見已若其肺肝假令陰惡人得不知之  
堪輿猶不易位日鑒在茲司命敢不急厥職又可  
畏之甚也如彼自暴自棄不知畏之意嫌舌決而  
不思道所以脩己非其位而議其政悍然攘臂曰  
令我理邦廈云云反唇駁晚禮法士曰豪俊必汚  
跡翫世區々脩身何足屑矣李廢名教事申韓相  
延成風隋者輕薄少年子猾者亡賴博酒徒俛天  
下之人側目云必苦勿讀書讀昏人放蕩無檢踰  
不讀書者如不示亦不顧道所以經綸六合安百  
姓曰靜坐曰頓悟狡者甘舐禪衲之餘唾而飾已  
說拙者恰似守株田舍翁而不知先天下憂天下  
看武備則曰權謀看文章則曰雕蟲看國廈不啻  
路人其忙藻辭以爲事修辭以爲文不索行諸身  
區々章句之鑿之穿我克讀古名或曰六經總屬  
殘鉄秦火之餘燼難是正甲亦僞書乙亦僞書幾  
令聖人所以困心之物東度諸高閣若彼固證張

大私說力排古人建新奇厚顏无辱班々不遑計  
假令彼善於此叢脞書生之季在焉亦可也謂諸  
國屢一長物我恐無其道辭止于長物猶可也我  
恐曼延相扇爲國蠹亦未可知甘哉孟子曰能言  
而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也公然曰經濟曰仁  
義試使斯等一日舉加三事際不青苗水利安石  
爲模稜依違味道無幾平世侯朱門侍錦茵接妃  
嬪裹御之間而賦詩屬文則可克一旦有金鼓錚  
錚兵革相鳴光賊發狂越寇侵邊懷經握筆而不  
相泣者希矣不亦豎儒幾敗而公事者在焉我言

妾欵刻欵冥鄙厥心曲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解佳  
賣反

毛詩小序烝民尹  
吉甫美宣王也任  
賢使能周室中興  
詩疏仲山甫是樊  
國之君爵爲侯而  
字仲山甫也周語  
称樊仲甫諫宣  
是周宣王名靜臣  
之子在位四十六  
年衰周復興天下  
翕然尹吉甫作詩

詩傳詩大雅烝民美仲山甫之章也仲山甫爲周宣  
王之卿大夫以事天子得其道故取成誼焉言其  
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  
力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皆與此誼同也

御註鳳早也懈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懈  
敬事其君也

疏夫子旣述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烝民之  
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  
懈惰匪猶不也

士章第五

疏

次卿大夫者卽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辯名記曰士者仕事之稱也傳不然謂之士

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其

敬同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

事君則忠以弟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

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子曰今文無天爵祿今文作祿位

傳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同也言愛父與母同敬君與父同也母至親而不尊君至尊而不親唯父兼尊親之誼焉夫至親者則敬不至尊者則愛不至人常情也是故爲人父者不明下父子之誼以教其子則子不知爲子之道以事中其父爲人君者不明君臣之誼以正其臣則臣不知爲臣文理以事其主君臣以誼固上下以序和衆庶以愛輯則主有令而民行之上有禁而民不犯也孝者子婦孝子婦孝則親之所安也能盡孝而得理則子婦孝子婦孝則親之所安也能盡孝以順親則當於親當於親則美名彰人君寬而不虐則臣下忠臣下忠則君之所用也能盡忠以事

疏祭際也人神接故曰際也祀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

禮記疏齋者盡也

熊氏云齋盡其才而用之

白虎通祿者錄也

上收錄接下下以

名錄謹以事上

疏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王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棄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爲順矣長謂公卿大夫一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

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

**乙**復在古語与夫子語亡論事母不異於事君然於父敬而愛之於母愛而敬之凱風不怨雖小過賴之由亦以母也欲小弁怨雖大過背誼信可然得无非以父乎何則父行一酷惡而宗廟長不血食統嗣一旦而爲烏有事離社稷故下氣怡色

声以幾諫諫而不聞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与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怒不說而撓之流血不敢疾怨起孝起敬三諫之後泣而寢時從色革乃復諫事遠大不義或時爭何害矣但孳々克諧蒸々又不格姦故曰父有争子則身不陷於不誼故當不誼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當不誼則爭之從父之命又安爲孝夫我誠我悃鬼神猶通木石能感雖頑嚚匪人有覩面目豈得不動不能令父母向善真實從己不至而已其於母非不諫之但在處之術而甚至惡性亦不

許與外事不用其亂命事之盡找愛誠耳其機在我何怨之爲矣事君也雖資敬於父均父子臣親合哉人以爲詭我必盡其禮折其欲禦其非一過則一諫二過則二諫勿欺而數侵不听乃飄然自駒不繫若屬肺腑之末裔阿衡之權天下之任在一一身則社稷爲重易之稱權順時无賢不肖无小大具瞻爲可也今也勤則曰禮曰儀伺侯公卿之門趨執政之庭日不暇給足恭便僂唯恐不容嗚呼人生似薤上露朝不謀夕身非金石質於草木且猶難爭榮何不足而汲汲乎風塵中噫其失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故君言一出于唇不省誼与不誼唯恐不給竟使人主曰予無樂半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謂此之國寔蟲蠹邦君沈痼物各以類推爾々唯以此心加于彼耳故孝所以事君弟所以事長非有意保爵祿是自保爵祿之道也僅有意保之言不聽職不得不克引去立本朝而道不行依違默々巧容跡於廷省甚者佞媚賄賂何處不用或竒發逢惡或脅肩徇欲自輩權專寵齷姬心嫉賢妬能自知其非不克正己事格正士漸革先王之政刑焉艷媛乃誘縣官荒

政之端貢竒觀發陛下遠樂之志稅斂之重而外  
盈上意治童之紐而內援戎勢未知益上却損國  
縱肆威於當時董史下筆千載之臭名雖孝子慈  
孫何術得雌黃弊賈區功舉親用黨掠勲賦於下  
而賄於上爲沐猴之舞拭鬚鬚之塵利人死訐人  
過時誇人曰我保母姪也我貴人弟也我御郎昆  
也我內宦誼子也我爲葛藟宮巷我交膝於執政  
大夫非自構竊爵之謀耳限直牙擣祿位舍泰德  
駁恥之怨不報之恐矣爲大丈夫者不能雄飛自  
奮何受爵祿於兒女子之口誤哉耻惡衣惡食不

可耻不耻斯可耻之甚銓衡一如意令英雄悶屈  
野蒼生號叫于下賄賂與盜賊白日公行主聽惟  
塞婦言惟用所疾者搔垢探創所好者掩癱生羽  
毛酷吏猾掾以爲已佐非其器而居其職無閥閔  
而飽位俸至愚上僥倖已之奸軌不顯愚下庶幾  
无賢己者故戒其黨不使人主讀書親儒長保富  
貴亦以坑儒燒書天道不足畏先王不足則唐虞  
之代當用堯舜之法当王王之世宜用今上之制  
三尺出于人主何庸之有矣古書不協于今儒生  
不曉世務老成不通人情豈々小人見以爲學者

無益物歟。在位不好焉流風相延。聿等尊於語孟。  
毛竹之枝勝。讀詩書驅天下有用英才。沒身甘謔。  
刀筆之吏爲史。篇隸首之奴。不可勝情乎哉。勉塞  
言路。利主居深宮而不聞政。尚恐其慝傳于後世。  
故禁野史。錮偶語。與議政而居不知。儻覬覩非望。  
謀弑逆身首異處。或陰惡父兄逼迫。將遁身膽失。  
常大抵以爵祿不知天物。爲已有貪執保焉。却併  
三族失之後。爲史者編諸叛逆奸黨。佞幸傳中。以  
相命下之日。天下憮然矣。竊窺其間。居午不握書。  
鼻飽馥口飽旨。終日酩酊目不知乙。肌纏錦繡爛。  
拋捨紕不足肉屏斯營。所令使侍燕者。非妓妾則  
侏儒。淫声蕩氣。杜氏汨膚。酗猖驕泰。以國履不毫。  
置念頭居曠永之危。比安泰山富貴可永保。一旦  
馬嵬驛頭事起。不虞求爲一匹夫可得乎。

詩曰：夙興夜寐。亡忝爾所生。

亡音

詩小序小克大夫  
刺宣王也。鄭箋示  
當爲刺厉王

傳詩小雅小宛之章也。言日月流邁。歲不我與。當  
夙起夜寐。進德脩業。以無忝辱其父母也。能揚名  
顯父母。保位守祭祀。非以孝弟莫由至焉也。  
御註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  
其親也。  
疏大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  
也言士行孝當早起。  
夜寐無辱其父母也。

庶人章第六

疏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

屬一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土有員位一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子曰因天之時就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今文因作用時作道就作分子曰无○養羊尚反

槁國語作藁韋昭註古者反通作橐枯中也齊語註掩椿也川錄

傳天時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地利謂原隰水於地宜除田擊槁深耕疾耰時雨既至播殖百穀挾其槍刈脩其壘畎脫衣就功暴其髮膚且暮從事霑體塗足以而習焉其心休焉是故其父兄之斂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也謹身者不敢犯非也節用者約而不奢也不爲非則無患不爲奢則用足身無患惱而財用給足以恭事其親此庶人之所以爲孝也

御註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

謹則遠耻厚用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庶人爲孝唯此而已疏夫子上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

言庶人服田力櫛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

**乙**將謹身当擇交遊交遊非人則我欲正巧言如簧必誘入邪中我欲勉季逸樂似飴昧我呂吾所好引陷其套假令我在展惠之清人必言某與某交某壬軌者某亦与狡猾子弟曰遠某固難好惡不與我恐隣夜吠虛坐逐有名君子不免逸居三罪之責矧少年猶練未有漬藍而不青涅之而不繼者自克功省不狎小人小人之交厚如醴舊

手拍肩纏頸乘背戲謔具至臨一朝難起而若越人於楚人却喜其戎災忽見其寢厄不啻絕交口惟哈嘲忌人徒善交賢君子之交淡若水見其過面敢言聞其非諷規諫知則必吐心腸忠告而善道見人善聞人羨若已有焉唯一箇入德者惟在矣一日在人窮乏則百萬一時遣與故絕交惡声不出口財產救也困見危乃致命有故絕交惡声不出口其善猶舉其才猶称在金蘭番火之交不其器不揚之親不狎樂不淫與牀同茵不拂禮逆理今古知不肖之遠吉士之親宴安鴉毒手艾性斧必反之也面諛說我与諤直規我似下藥毒甘苦嗜忌之各知是非而猶依舊不速見幾絕坐遠戮父母故擇其人而友焉擇其主而事焉不詘于威暴不接于無禮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裸之呂天下弗觀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从不以與人一从不以取諸人出處必合道不戚々貪賤不汲々富貴乱邦不居危邦不入全性命於亂世已不畜貯長物所餘与隣里鄉黨賑親戚昧蹠藏名事父母而內養心志外寬甘毳一舉足不忘父

毋一吐言不忘父母鷄鳴而起孳々爲善不爲博  
奕徒日好勇闖狠酗飲酒墮四支逍遙莉園而詛  
刎頸於能優徘徊章臺而紐契濶於妓鵠私妻子  
而負鄉黨之誹接東廈處子而受國人之賤爲父  
母之戮起居應時飲食協節必觀其養出告入面  
寔朝省溫涼从候不遠游不臨危惟敬不以犬馬  
養然亦色難在事弟子服勞凶人偶辱我於市井  
鄙夫數困我於會朝而不可敢忍父母惟懷所嗜  
若口之於膾炙與熊蹯一係涉不謳不譴父母惟  
懷昆弟加我呂匪善將斷焉父母惟懷體在不豫

則藥剗自嘗疚處親摩朝泣請命於鬼神夕常不  
辭帶居處不安目不相暝有不俟勉強而在爾者  
不孝之大者三无後爲諸巨孽矧男子在四方之  
事不當躬操井臼肆娶妻然孝者衰妻子及所好  
豈不謹乎若夫生事之盡志以禮死盡誠葬之以  
禮三年不改其道慎終追遠祭之以禮可也哉  
子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亡終始而患不及  
者未之有也

亡音無今文作無

傳故者故上陳孝五章之誼也躬行孝道博卑一  
揆人子之道所以爲常也必有終始然後乃善其

述平齊同也上所  
陳之五孝天子至  
士皆說其有所分  
別此則說其有所  
齊同故曰孝平

不能終始者必及患禍矣故爲君而惠爲父而慈爲臣而忠爲子而順此四者人之大節也大節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孝爲君而虐爲父而暴爲臣而不忠爲子而不順此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小善不得爲孝上章既品其爲孝之道此又總說其無終始之咎以勉人爲高行也

**御詒**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末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疏**夫子述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在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

前漢荀爽文志凡孝經十一家五十  
九篇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  
夫孝天之經地之謳民之行也舉大  
者言故曰孝經

撰孔子七十二歲  
語曾子著孝經因  
著作既作乃奇戒  
向北斗告備忽有  
赤虹自天而下化  
爲黃王刻文先聖  
跪而受之

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妾分以爲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中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

孝經乙集覽卷之上 畢

